

大陆 深度

贵阳封控，贵阳转运：一场监视，服从和举报的大型社会实验

“其实可怕的不是病毒，人心的恐慌是最可怕的。”



2022年9月12日，中国贵阳，医务人员在核酸采样点为排队的居民采集核酸样本。摄：CFOTO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端传媒记者 苻坚 陈姝玥 实习记者 于霁 发自新加坡 | 2022-09-21

无疫小区 转运大巴 贵阳疫情 动态清零

为了保全大局，贵阳正在上演一出“全员核酸”的大戏。在这场“全员核酸”的大戏中，贵阳正在上演一出“全员核酸”的大戏。

金子提心吊胆，她开着车出了小区，一段下坡路后左转是乌当区，右转是云岩区。执勤的协警挡在路口，劝返想右转进入云岩区的人，区和区之间封闭了。那是9月4日，贵阳市的防疫政策还是“原则居家”，社区告诉她不准出门，但单位要求她去上班。当天晚上，金子的同事从单位跨区回家，两次在分界处被要求下出租车，最后只能步行回家。过了零点，“静默”就开始了。

贵阳真正的封控从9月5日开始。凌晨00:43，贵阳市政府通知全市主要区域“临时静态管理”三天。“静下来是为了更快动起来”，《贵阳日报》当天的新闻标题写道。

核酸、无人机和食物的奥德赛

封控的第一件事是做核酸。何算算住在云岩区，最初开始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核酸。有的社区更早，凌晨4点开始。贵阳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，这是和病毒赛跑、和疫情抢时间。有媒体曝光之后，何算算的社区就推迟了两个小时，改成了7点开始。一大清早，社区会用大声公（喇叭）喊居民下楼，有时是“大宝贝小心肝，快点下楼做核酸”，有时是“11栋12栋，快点下来捅喉咙”。何算算躺在床上听到喇叭里重复的口号，觉得精神和肉体受双重折磨，“每天捅核酸那个动作就已经很像强奸。”

核酸的做法在变。同样住在云岩区的杨树，封控第一周是一天下楼测核酸，一天在家做抗原自测，第二周改成了每天核酸。牛小敏现在住在南明区号称亚洲最大小区的花果园，她们那一区12栋楼有9000多户人家，保守估计有三四万人口。第一天做核酸的时候场面混乱、人挤人，从下午六点到凌晨四点才做完。后来改成居委会的人一层楼一层楼带着她们下去。“楼下就算有大喇叭我们也听不见。”牛小敏住的楼一共有39层。再后来，因为有一栋楼发现一例阳性，几万人都不能出门，就变成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，一队人从39楼往下做，一队人从底楼往上做，贵阳没有这么多人手，大多是县城里过来支援的，奥德赛一般的征程。

居家的意思也在变。杨树的小区第一周可以在小区内走动，第二周要求她们不出家门。她有一只边牧犬，早上6点做核酸的时候，她带着狗下楼大小便，晚上12点，她又悄悄带着狗在小区内转一圈，让狗排泄。她小心翼翼，因为每天下午到晚上，都有无人机在巡逻，如果发现有人在外面溜达，三分钟内附近的警察就会过来，要求他们回家。如果没有通行证却走出了小区，会立即被警察带走。

牛小敏今年50多岁，在云岩区住了20多年，后来才搬到南明区的花果园。她说，云岩区是贵阳的旧城区，暗巷很多，分散的独门独户的房子也很多，四通八达，很难像新式住宅区一样封锁。“那边老贵阳人比较多，他也不听你这一套，居委会基本上都是熟人，也管不了这么严。”她猜测这是云岩区后来成为疫情重灾区的原因，因为难管。她听说云岩区出动了很多人手在天空盘旋，看见违规出门的，警察就会拉去隔离。



贵阳花果园位于贵阳市中心，是中国最大型住宅项目。摄：Costfoto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出门，有的人可以拥有通行证。杨树在小区群里看到，一个邻居的父亲重病，他要去医院探望，街道办给他开了“有效期一天”的放行证明，除了纸质证明外，他绿色的健康码中多出一个蓝色的点缀，写着“云岩通行证”。附近社区不时听说有确诊的人，9月17日晚上11点，杨树在阳台看见三辆隔离转运的大巴车，但她不确定其中是不是有后来出事的车辆。

买菜是第二件重要的事。杨树住的地方，只能在社区指定的微信小程序（从微信app中打开的应用程序）上买菜，每天晚上9:30开始抢，运气好就能抢到。她买过三个套餐（只能购买搭配好的套餐），其中一个套餐有1颗白菜、4个西红柿、4个土豆、1根胡萝卜、2块姜、2颗蒜，一共38元，不算太贵，但价格已经比贵阳的菜市场高。她有邻居花138元买了5斤肉，但贵阳天气热，送到的时候肉已经臭了。政府也给她们发过两次食物，她听说隔壁《贵州日报》报社的职工宿舍，每天都会发物资，其他一些小区也发得比她们频繁。有邻居去投诉，但无济于事。

最缺食物的是花果园的外来打工人。牛小敏回忆，封控是突然发生的，9月4日下午，社区里的超市和菜档突然都关掉了，之后就从凌晨开始“静默”。政府发的食物都是菜、米和油，需要烹饪，但花果园有很多年轻人都住在群租房（类似香港的劏房，一套房子隔断成很多间），长年吃外卖，“家里边没有开伙的地方，你拿方便面给他，他连烧水的东西都没有。”牛小敏的朋友一家也住在花果园，她每天做饭的时候就多做一点，放在门口，让邻居们用两个泡沫盒做汤的年轻人下来拿。

点，放在门口，打电话让业主邻居及地方做饭的帮忙把手拿。

金子也听自己朋友讲了一个花果园的故事。朋友住在花果园，在微信上，他告诉金子，自己下楼做核酸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刚来贵阳的家政工人。家政工人刚到贵阳不久，就遇上封控，没有东西吃，向社区反映也得不到回应。朋友把他拉进业主群，邻居们可怜他，给了他一些食物，但这名家政工人心态逐渐崩溃，不愿再接受别人的帮助。他说自己受不了了，情愿去监狱吃牢饭，也不想被封在这里。最后听说家政工人跑下楼去抢东西，准备被抓，但志愿者们把他押走，却没有送他去警察局。

“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疫情中也要长记性，很多人没有做饭的习惯，什么也不囤。要是遇到了重大灾害怎么办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风险控制的问题。”自陈运气比较好、住在比较富裕小区的贵阳居民创创，对封控有这样的想法。

转运阴性，一座关于清零的“城堡”

开始大规模把人转运去隔离是9月16号之后的事情，当天贵阳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“决战决胜社会面清零”，另一份文件指出，清零的目标日期是9月19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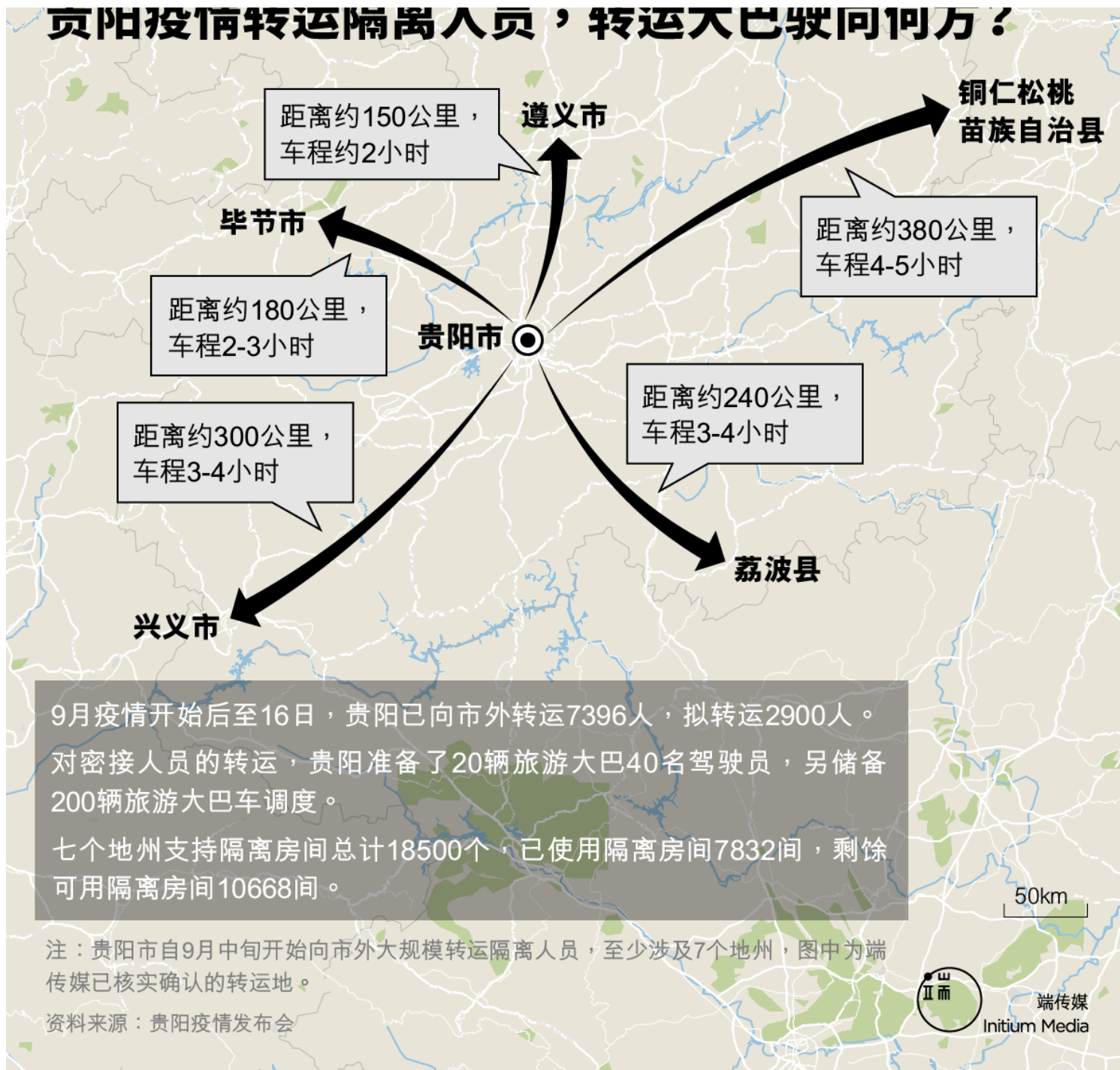
9月7日左右，牛小敏住的区域有一栋楼发现一例阳性，那次只拉了十几名密接者去隔离，其余人只是不再被允许出小区。9月14日，住在云岩区的夏秋所在小区有一名保洁阿姨确诊，两天之后，小区里才转运走了十几个密接，夏秋的朋友也在转运行列里，他被送到150公里外的遵义市隔离。实际上，遵义市也封控了将近一个星期，一共发现14例确诊病例。

“社会面清零”的目标提出后，情况急转直下。

杨子轩的外婆住在云岩区的城中村，和16名租户一起住在院子里四层高的自建房中。9月16日，外婆家所属的社区有一人自测阳性，整个片区的居民都接到隔离通知。“很多被抓去隔离的不是阳性，甚至连密接都不是，是绿码，核酸检测都正常就要求被隔离。只是所在片区中有感染者，整个片区都会被拉走。”杨子轩说，由于城中村规划混乱，紧挨阳性病例的住户可能因为不属于同一片区不用隔离，但与阳性病例相隔甚远的居民则会因为同属一个片区被拉走。

9月17日，牛小敏在微信群里看见花果园Q区一整栋楼被转运的视频：穿着蓝色防护服的居民在小区地面排成见不到尾的长龙，有人抱着小孩，有人拉着行李箱，有老人，也有儿童。她测算，花果园一栋楼至少有3500人。





住在云岩区的徐守约一家经历了一次卡夫卡式的荒谬转运。

9月13日，徐守约4岁的女儿的核酸检测没有出结果，界面一直显示“检测中”。不过，9月14日女儿再做混采，已正常显示为阴性。

由于女儿13日的核酸结果异常，9月15日早上8点多，云岩区的疾控人员上门为她采样，“单采复核”。那天早上，徐守约接到了二十多个电话，来自派出所、街道等不同政府部门，重复问他们家庭住址、姓名、身份证等信息。电话太多，有的他甚至忘记问对方是什么部门的。

当天中午，一通电话打来告诉他，自己是转运人员，要将女儿送到方舱。他没有告诉徐守约自己是哪个部

门。因为14日女儿的核酸结果是阴性，徐守约认为13日的结果是出错了，女儿没有确诊，拒绝去方舱。对方让他联系疾控部门。晚上8点，“单采复核”的核酸结果仍是阴性，转运人员就离开了，他不能把阴性的人送去方舱，那是违反规定的。

晚上10点半，云岩区疾控部门的人通知徐守约，会安排人上门再次采样，但等了一夜都没来。

9月16日，云岩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徐守约，说要将他女儿转运到方舱，因为名字在市里的名单上。徐守约提醒他，名单和数据可能是13日的。工作人员表示数据不会出错。徐守约把疾控部门的电话给他，十几分钟后，他回电话说，不用去方舱。

晚上7点，疾控人员上门采样。两三个小时后，警察上门，通知徐守约的邻居转运隔离，因为他们是“密接者”。根据政府定义的“阳性密接清零行动”，阳性感染者同楼层和上下各三层，本户上下各五层，相邻两侧单位元“米字型”邻居都要转运。好在他们家一梯一户，一共也就10户邻居需要转运。

“但这个密接就有点怪，因为我们家根本不是阳性啊，就把他们叫去隔离。”徐守约说。当天晚上，邻居被转运到遵义市下辖的务川县一个破旧的学校宿舍里。

9月17日凌晨3点，徐守约一家的核酸结果仍然是阴性。中午时分，警察打电话通知他们，做好转运隔离的准备。这名女警察表示自己很同情徐守约一家，也不希望他们去隔离，向领导反映了好几次，但名单上有他们，只能执行。她也不知道名单来自哪里。疾控部门告诉徐守约，他们这“条线”没有下过转移隔离的命令，可能是另一“条线”下的。

下午4点，徐守约一家带着打包好的东西下楼，警察已经在等待他们，她没有穿防护服，也没有负压车，只有一辆大巴车。大巴车随后绕道接了一位发烧的女性上车，后来才知道她是阳性患者。

转运车没有开空调，不通风，孩子热，哭闹，中途摘下几次口罩。徐守约很担心，但没有办法。车上除了司机和一名工作人员，一共11人，还有一名孕妇，一名糖尿病患者，一名从四川来出差的人，一名医生家属，除了小孩，全程没有人说话。司机穿着白色防护服开车，没有开窗，徐守约看着他只觉得很热。

9月17日下午6点多，大巴车抵达贵阳市内一个废弃了几年的大学宿舍。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这是花了三天时间打扫出来给他们隔离的。但宿舍还是很脏、很旧。直到最后，女儿9月13日的核酸结果仍然是“检测中”。

发烧的女人把自己核酸阳性的结果发在隔离点的群里，她说自己16日就知道自己是阳性，也告诉过相关人员，但没有人来转运她，直到这辆车来接她，她还以为自己会去医院。当天晚上，徐守约帮助她报警，她才被转移到其他地方

9月18日凌晨，另一辆转运隔离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侧翻，27人死亡。徐守约早上在隔离点起床，才看到这个消息。



2022年9月18日，贵州黔南州发生严重交通意外，一辆载有47人的大巴行驶期间翻侧，截至中午12时，事故已造成27人遇难。图为网上流传的怀疑肇事大巴。网上图片

举报、威胁和创建“无疫小区”的西西弗斯神话

转运车发生事故后，金子和朋友讨论，如果被拉走隔离怎么办。朋友说，躲起来，千万不要去。但金子很焦虑，她觉得自己躲不开的。她发现，平日很和善的邻居，都渐渐变得特别严格。“从隔离开始，晚上都有邻居去当志愿者，在下面守着，看有没有人出去。他们非常谨慎，每天都监督有没有人下去逛。”更何况，小区每天都在统计谁家有几个人做核酸，如果躲起来，很快就会被发现。她还担心，如果自己坚决抗拒，会像有些小区发生过的一样，整栋楼都贴封条，那样会连累邻居。

牛小敏也发现，躲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尽管她住在亚洲最大的小区，人员庞杂，但12栋楼也有3个居委会在管，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她的信息了如指掌，经常询问她住在养老院的父亲的情况，比如有没有打疫苗。她说：“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个病毒，人心的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。”

9月12日，贵阳政府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3日开始创建“无疫小区”。封控区域内，如果被评选为“无疫小区”，居民可以在小区内走动，社区里的超市可以营业，餐厅可以提供外卖。创建“无疫小区”有很多标准，其中一条是“群众自愿提出构建硬隔离相关设施”。

金子意识到“无疫小区”的目标让邻居变得更凶狠了。有时候有老人下楼散步，邻居看到，就在群里骂，“哪家的要叫回去，不然就怎么怎么样”。金子觉得，做了那么多次核酸都是阴性以后，邻居都知道小区已经没什么感染风险了，也不再提到怕感染之类的话，而是为了成为“无疫小区”在互相监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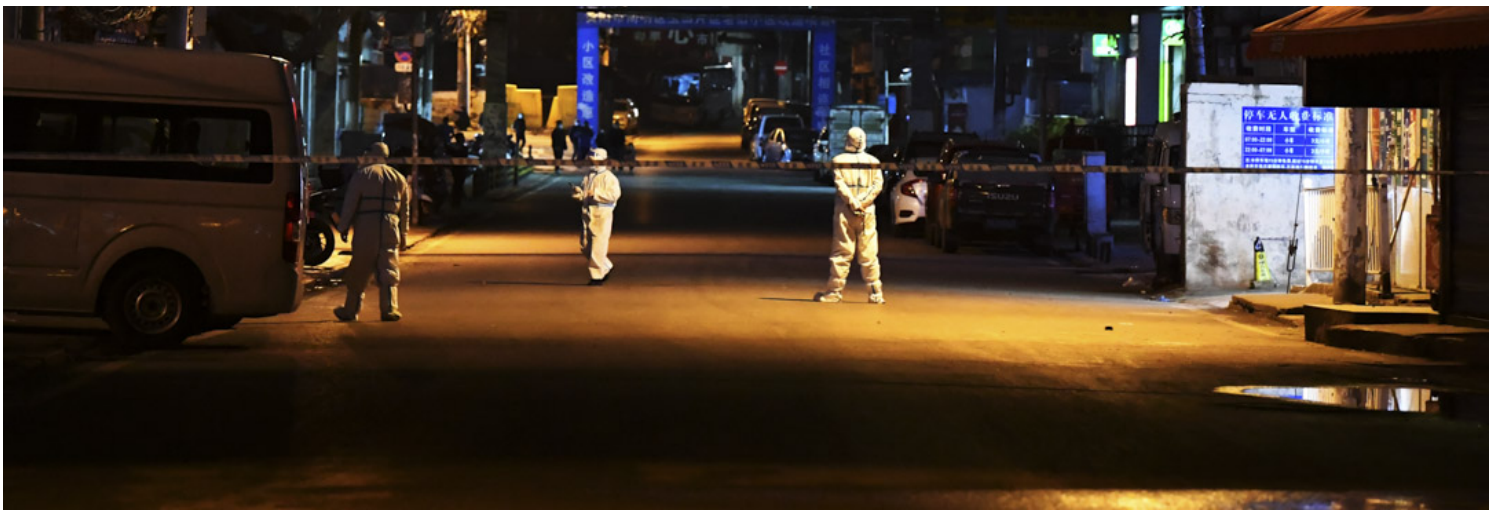
大概在9月14日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金子很生气的事情。她住的小区有一个团购站点，封控第一个星期为很多邻居提供了物资。但有邻居突然要求老板把站点关闭，因为要积极争取“无疫小区”，不能再和外面的人接触，一定要保证没有一个阳性。金子在群里看见，有邻居威胁老板，“如果这个小区出现阳性，影响到我家孩子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算账。”还有人私下发信息威胁老板。

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何算算的小区。她们小区本来可以团购物资，但因为“无疫小区”一直申请不下来，上个星期开始就不让团购了。小区群里开始传小道消息，说附近的小区因为骑手阳性，传染得那个小区变成高风险，“连聊天记录都没有的事情，就发到我们小区群里边，说大家不要再团购了，不要再为我们小区增加风险了。”何算算很无奈。

邻居们也要求养狗的住户不要遛狗，他们相信遛狗就无法评为“无疫小区”。之前何算算的小区已经因遛狗爆发过争吵。一次是有邻居骂遛狗的人：“那个遛狗的烂婆娘，你想死你在家里面吃药自杀，别出来害人。”她很清楚，这个邻居的态度就是大部分人的态度，他们会指责被感染的人，“不要害大家”。

小区群还流传过一个视频，有人把社区发的月饼喂狗，并说了不满政府的话，就被警察带走了。何算算小区群里大部分人都说抓得好，“当众喂狗，这是挑衅了。不抓不足以平民愤。”偶尔有一两个邻居说，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吧，但反而会被其他人攻击。她看在眼里，一点在群里发言的欲望都没有。





2022年4月17日，中国贵阳不少地区都处于封控之下。摄：Costfoto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何算算朋友的小区被评为“无疫小区”，但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自由。小区物业发了一个通告，说未来3天会有无人机来巡逻“复查”，如果发现小区有人员流动、不戴口罩，称号将被取消，因此请居民们“无故严禁出门”。何算算和朋友很不满，“那你还给什么无疫小区，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。”根据贵阳政府的通告，除了5条创建标准，“无疫小区”还有7条达标标准，其中之一是“不信谣，不传谣，争做网络文明的宣传者、实践者、捍卫者”。

贵阳政府还发布通告，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疫情防控线索有奖举报，每条属实的线索奖励300元。另一份通告罗列了30种疫情防控违法违规行为，包括不做核酸。

何算算小区群的邻居说得最多的话就是“坚持”。但她觉得这是政府在画饼，“9月12日就说三天不许流动，潜台词好像三天没事就解脱了，三天后又开始通知明天做核酸，坚持三天又三天。”

封控了两个星期，金子和上海一位同样经历过封控的朋友交流。朋友告诉她，自己觉得一直做核酸这件事情“怪怪的”。金子跟她开玩笑，“就像猪要盖检疫通过章一样。”玩笑之后，金子觉得贵阳的邻居和上海这位朋友的不同之处是，朋友没有把配合封控、每天做核酸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不过，她也觉得，大概因为贵阳城区的人大多在体制内谋生，发生了转运车侧翻的事故，大部分人也只会沉默，不会说被视为敏感的话。

尾声

车祸事故发生后，杨树小区群里的人都很伤心，也有表现出愤怒的人，但有人提醒，不要说太敏感的词，不然群会被解散。9月19日下午，群里的话题又变成了团购、买菜。

何算算也为这件事感到很痛苦，她觉得这种情况下乐观只是一种自欺欺人。她妈妈是社区工作人员，封控

以来就没回过家，她虽然抗拒严苛的封控管制，但想到自己妈妈也可能受别人的气，就没办法骂身边的人。

9月19日，贵阳政府宣布9月16-18日连续3天社会面阳性感染者为零，开始有序解封。9月20日，牛小敏的社区已经解封，但只是能下楼，还不能出小区。晚上，网格员通知她们，明天早上做核酸。

云岩区还没有解封，夏秋的小区还属于高风险区，他不知道在遵义的朋友结束隔离后，回到高风险小区会怎么样。杨树的小区也没有解封，她感到大家都很焦虑，扔垃圾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邻居，对方几乎马上要爆发，她赶紧道歉走回家。

住在乌当区的金子，9月20日已经可以开车去上班了，不过仍然不能右转进入云岩区。

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名均为化名